



殷墟

宫殿区

杜金鹏

著

建筑基址研究

YINXU GONG DIAN QU JIAN ZHU JI ZHI YANJIU



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

杜金鹏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内容主要涉及安阳殷墟宫殿区礼仪建筑的建筑布局、建筑组合、建筑结构、建筑时间、建筑性质以及相关历史问题等,是国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殷墟宫殿区礼仪建筑的学术专著。作者根据大量考古资料,对于商代都邑与宫室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观点,是当今宫殿建筑考古研究领域的代表作。

本书适合考古学、古建筑学、历史学和人居环境、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科研工作者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 / 杜金鹏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3-029355-8

I. ①殷… II. ①杜… III. ①宫殿遗址—建筑艺术—研究—安阳市—商代 IV. ①TU-092.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0248 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吴书雷 / 责任校对: 朱光兰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谭 硕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9 插页: 2

印数: 1—1 600 字数: 680 000

定价: 1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一

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是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中华文化的宝库。殷墟的考古发掘始于1928年，是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项考古发掘。我对安阳殷墟的认识始于1943年听董作宾先生的演讲，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考古发掘得到很多甲骨片，但不能在现场整理，于是打捆抱回南京，一点一点地研究，花了几年工夫也没有做完。后来，我见到梁思永先生，请教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又有机会听陈梦家先生做演讲。

作为一个建筑学工作者，我对殷墟考古的知识太少，但是对宫殿区很有兴趣。从建筑的角度看，在殷墟80多年的持续发掘中，最具价值的考古发现当推宫殿区建筑基址的大面积揭露。殷墟宫殿区礼仪建筑基址，发掘面积大，揭露遗迹丰富，是探索殷墟遗址城市布局和年代、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科学资料。长期以来，考古界对于殷墟宫殿区礼仪建筑考古资料，进行了认真探讨，试图解析其历史与科学奥秘。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同志的这份研究，是我看到的最新成果。

缘于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史课题研究之合作，我认识了杜金鹏同志。今他出版新著，请我写个序，由于专业隔阂，我本不敢欣然答应，后翻阅了书稿，我感觉他做了很多工作，从人居环境史研究角度看，揭示是十分重要的一页，很有价值。作者把聚落考古学、人居环境学、都城制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理念引入其中，对殷墟历年发掘的宫殿区礼仪建筑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梳理，就宫殿区礼仪建筑的布局、演变、性质、年代、意义等问题，展开系统讨论，资料完整，论述全面。经过他的梳理分析，殷墟宫殿区那一堆残缺不全、杂乱无章的建筑基址考古资料，变得完整有序、眉目清楚。作者在对每个建筑基址进行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宏观地分析研究整个宫城的格局和功能，进而探讨当时的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思想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特别是“殷墟礼仪建筑制度研究”、“相关历史问题讨论”两章，用简洁的文字做出了阐述，是对古代人居环境研究方面的考古学有益探索。

爰此为序。

吴良镛

2010年9月9日

序 二

范围广大、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基址，是殷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正是它和商王陵墓、甲骨刻辞以及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等的发现，才证实了《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记载的真实可信，安阳小屯确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殷的所在地。回顾殷墟自1928年开始发掘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宫殿区建筑基址发掘的历史，我们既对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以李济、石璋如为代表的各位先贤对宫殿区建筑基址发掘和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由衷感佩，同时也对限于当时的条件在发掘中存在的问题抱有遗憾。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很快恢复了殷墟的发掘，但对宫殿区的工作迟迟未能开展，直到1989~1996年才发掘了位于乙组基址东南方向的54号（即本书的丁组）基址。在研究方面，继李济、石璋如之后，虽然邹衡、杨鸿勋、陈志达、郑振香、朱凤瀚、宋镇豪、唐际根等诸位先生都从不同角度对宫殿区建筑基址的年代、布局、性质、组合关系等的某个方面发表过真知灼见，但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的著作问世，学术界对它还缺乏比较符合实际的清晰的认识。十分可喜的是，杜金鹏先生以10多年准备、5年写作呕心沥血完成的《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的即将出版，不仅会把殷墟宫殿基址的研究提升至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会改变学术界原有的一些不正确认识。

考古学著作，一般给人的印象总是枯燥乏味。但我读杜金鹏先生这部专著时却爱不释手，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和他都研究夏商考古，业务上有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分析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新见迭出。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这部书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对殷墟宫殿区的研究有所突破，特别值得关注：

一、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发掘和研究的历史，充分肯定了从1928年至1937年间及以后石璋如先生等对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发掘和研究取得的巨大成绩、做出的重大贡献，补充和丰富了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以往在发掘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纠正了由此导致的一些不正确认识。

就成绩和贡献而言，正像本书所指出的，通过发掘揭露了50多座宫殿建筑基址，揭示了作为商朝最后都城重要组成部分的宫殿区的基本面貌；通过研究将宫殿区建筑基址分为甲、乙、丙三组，并推定其分别为寝宫、宗庙和社坛遗迹，最为重要。

就存在问题而言,正像本书所指出的,发掘中对地层关系关注不够,致使一些基址年代、期别混淆不清;对夯土辨识能力不够成熟,致使不少基址未能完整揭露;采用“掏心战术”见夯土就挖,致使一些基址仅留下础石而夯土消失殆尽。研究中限于基础材料存在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及过多的假设和推想,致使对一些基址的复原和功能性质的考证缺乏过硬的证据,最为突出。

二、依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其他相关材料,一一重新考订了甲、乙、丙三组各建筑基址的年代,提出了甲、乙、丙三组基址皆始建于武丁,并经过后来的局部改建、新建继续使用至乙辛时期的新论断,纠正了以往作出的甲组最早、乙组次之、丙组最晚的结论。

应当说殷墟建筑基址主要发掘者石璋如先生是比较注意地层叠压和遗迹之间的打破关系的,在他主笔的《殷墟建筑遗存》皇皇巨著的第七章是专门讲基址的时代的,他曾把宫殿区发现的遗迹分为基址本身、基下窖穴和墓葬、基上窖穴和墓葬以及基址旁边与之没有直接叠压打破关系的窖穴墓葬几种情况,并据此和各遗迹中的包含物推定其年代。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更看重包含物一项中的有字甲骨,因为他认为董作宾先生将殷墟出土甲骨分为五期的“断代已成为定论”,故而“以甲骨为标准”判断各组基址的年代,就成为他最重要的根据。实际上,根据学者们后来的研究,董作宾先生分入第四期(武乙、文丁)的自组卜辞应该是第一期即武丁时期的,由于石璋如先生把该组卜辞看得较晚,自然也就把乙组、丙组那些基下地层单位包含有自组甲骨的基址的年代拉向后头了。杜金鹏先生对过去发掘的甲、乙、丙三组 53 座基址和后来发掘的 54 号(即丁组)基址有关可以用来判定年代的信息,统统进行了收集和重新分析,从而将各组基址的年代的推定放在了更为科学的基础上。

三、在确定各基址年代、复原其可能形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各组基址内部和各组基址之间的组合关系,提出了乙组基址分别是以乙五组、乙十一组、乙二十组为核心的三座四合院式建筑,丁组基址中 F1、F2、F3 组成的丁一基址如复原亦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的新认识。

宫室建筑渊源有自,偃师二里头夏代晚期都城、偃师尸乡沟汤都西亳乃至陕西周原都有所发现,这些宫殿建筑都是四合院形式。杜金鹏先生长期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工作,在偃师尸乡沟商城考古队队长任上更是多座宫殿基址发掘的主持者,经验的积累,眼光的开阔,促使他在研究殷墟宫殿建筑时对殷墟宫殿的主体作出四合院形式的判断,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后来发掘的洹北商城一号、二号宫殿亦是四合院结构,就完全证明了这种判断的正确。

四、对 50 多座建筑遗迹完成考古学上的研究之后,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参考有关研究成果,对其性质作出了它们是继承夏和商前期宫室建筑传统、遵循中轴对称、前朝

后寝、左祖右社原则通盘规划设计而建成，甲组基址主要是寝、乙组基址主要是朝、丙组基址为社、丁组基址为祖的结论。

关于殷墟宫殿建筑依循的原则和各宫殿基址的功能，从发掘开始就倍受关注，以后的研究更代不乏人，李济、石璋如、陈志达、郑振香、杨鸿勋、宋镇豪、朱凤瀚、唐际根等先生在文章中均有涉及。尤其是石璋如先生，在他的《殷墟建筑遗存》等专著和论文中，更有详细的考证和论述，学术界无人不晓的甲组为寝宫、乙组为宗庙、丙组为社坛之说即最早由石先生所提出。只是因为时代的局限和长期脱离殷墟考古实践，石先生后来发表的有关文章就难免有些过多推想的成分了。《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正确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理清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既重视对每组基址的个案研究，又重视从其间的联系和全局出发分析问题，从而得出了全新的认识。

五、针对以往殷墟宫殿建筑基址发掘和研究存在的问题，总结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洹北商城乃至周原宫殿建筑基址发掘的经验，展望今后殷墟宫殿建筑研究的前景，提出了重新查阅、核对、整理先前发掘资料和出土文物，重新揭露原来发掘现场确认地层关系和夯土结构，对宫殿区开展新的勘探发掘，组织考古、古建筑、古天文、古环境、古动植物等多学科专家开展联合研究的建议。

殷墟宫殿建筑基址范围广大、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结构复杂，延续时间又长，是迄今所知最重要的一处研究古代宫室制度的宝库。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某些基址的层位关系注意不够，年代不明；有的基址没有完整揭露，形制不清；没有全面勘探，宫殿区范围究竟多大，心中无数。因此，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一些推论就难免存在问题，使人难以完全相信。很显然，要想弄清和回答殷墟宫殿建筑基址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杜金鹏先生提出的建议是适时的，也是必需的。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夏商周考古研究者，我不仅举双手赞成，也迫切希望能早日开始实施。

《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取得的成果当然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恕不能一一列举，但仅以上几点已足以肯定，这是殷墟宫殿建筑基址开始发掘以来，继石璋如《殷墟建筑遗存》及相关著作之后，对殷墟宫室建筑研究收集材料最为丰富、分析最为深入、论断最为可信的一部具有突破和创新意义的著作。

不过，殷墟宫殿区的发掘主要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事，从发掘、整理到编写报告，该书的作者并未亲历其事，因此对某些材料和现象的解析理解就可能会与实际有一定距离，就我学习研读过程中感觉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

关于甲组基址的方向问题。作者在第一章第三节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以前，学者多认为甲组基址是面朝东的，理由大约是朝向洹河。……现在，发现了宫殿群西侧的大型水池，笔者坚信甲组基址宫殿就整体而言是面西即朝向人工池苑的”。从甲组基址的构成来看，如本书图1-13所示，甲十二与甲十三东西对称，甲十一与新探出的甲十三西

侧的夯土基址东西对称,按照作者总结的殷墟宫殿建筑中轴对称的原则,似乎甲十二面向西、甲十三面向东,甲十一面向西、甲十三西侧新探出的夯土基址面向东才容易理解。从图上看,这两组东西对称的建筑西距所说的人工大池苑至少也在 50 多米以外,它们面西是否都能看到水景还是问题,如果都面西,那两两对称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甲组基址的方向还需要通过今后的工作解决,目前尚难肯定整体方向一定是面西。

关于乙一基址的性质和其与乙五基址的关系。乙一基址位于乙组基址最北端的宫殿区中轴线上,关于其性质,作者在第三章“乙一组基址研究”第四节论述时,排除了讨论中曾经提出过的宗庙说、祭坛说、测影说,而赞同宋镇豪先生的“臬台说”,认为乙一基址“应是一个相当神圣、重要的坛台类礼仪建筑基址。可能就是规划建造宫殿区时,进行方位测定、控制所有宫室建筑方位(即古代所谓“辨方正位”)的专门设施,可称为‘方位台’”。关于乙一基址与乙五基址的关系,作者在同一章第二节讨论时,认为“很可能,乙一早于乙五存在,建造乙五时便把乙一纳入进去,作为基础使用,而没有将乙一基址平毁”,并推定“包围乙一基址的夯土应该就是乙五基址的东延部分”。乙一基址是“方位台”的推定如果可信,那就和乙一基址与乙五基址关系的推定产生了矛盾。试想,乙一基址作为“规划建造宫殿区时,进行方位测定、控制所有宫室建筑方位”的专门设施,怎么可能在乙五组这座四合院宫殿尚未完全建成就在夯筑基础时即被乙五包筑进去呢?看来乙一基址的性质、乙一与乙五的关系也还有讨论的空间。

关于乙五基址的构成和复原。乙五基址是位于殷墟宫殿区中部乙组基址最靠北的一组建筑,平面呈凹字形(见本书图 4-6)。石璋如先生当年发掘时,依据土色、厚薄、夯土质量等将之分为 A、B、C、D、E、F、G、H、I 共 9 部分,其中, A 为黄夯土,其他主要是灰夯土。石先生认为这些夯土块的形成,可能与当时分段夯筑以及后期补筑有关,可分为前后三期,即 A、B、E、G 属早期, H、I 属中期, C、D、F 为晚期。《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认为石先生所言大体可信,并“根据各块夯土的平面、剖面关系初步推定,夯土 A、B、E、G 应是该基址的主体,而 C、D、H、I 则是后来形成的,它们是否一定与乙五基址有关,尚难定论”。但接着却又说“从现有遗迹分析,现已揭露的乙五基址的主体基址,大体可分解为三部分, A 可独立为一部分, B 的主体(南半部)可为第二部分, D、E、G 等为第三部分。由夯土上柱础石的布列情况推定,这三部分基址很可能就是三个单体建筑基址,即北殿、南庑和西庑。”前面既已推定 D 和 C、H、I 为后来形成,是否与乙五有关都难成定论,这里怎么突然又和 E、G 成了北殿即主殿的组成部分?显然,这两种不同的判断是不能调和的。我们不可否认乙五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的可能,但目前的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要成为充分的论据和公认的结论还有不小的距离。

关于丙组基址最晚遗存的性质及其反映的问题。丙组基址位于乙组基址西南方,被

多数学者推定为社坛及相关遗迹。丙组基址的主体是丙一和丙二，丙一、丙二上面或其周边从地层关系上被判定晚于丙一和丙二的墓葬（如 M354、M375）、灰坑（如 H313）等，一般认为是祭祀遗存，是有道理的。但杜先生将其与《逸周书·克殷解》和《史记·周本纪》有关武王灭纣在纣宫举行祭社活动的记载相联系，并在第九章第五节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进行讨论，设想“丙组基址上面那些不同寻常、甚至具有破坏性的祭祀坑”，反映的可能是武王灭纣后“在这里主持举行了一次祭社活动”。得出这一论断非同小可，看来要想得到大家认同就需要拿出更多的材料予以证明了。因为，第一，目前还难以证明这些祭祀遗存确已晚到周初；第二，丙组建筑既遭破坏，作为寝宫的乙组建筑和作为朝堂的甲组建筑也难以幸免，在甲组和乙组基址上是否存在同样的类似性质的破坏迹象？第三，无论文献记载还是周文化传统，祭祀活动主要以牛、羊、豕为牲，而少见这些祭祀遗存以人为牲的现象，这该如何解释？

类似问题可能还有一些。

此外，作为一部专门研究殷墟宫室建筑的专著，对与宫殿区有密切关系的道路、排水设施、防护设施等较少涉及，有的提到了但未能深入展开，给人留有美中不足的感觉，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和金鹏是几十年的朋友，爱好一样，相知甚深，当我把这本沉甸甸的书稿读过之后，我已深知它在夏商周考古学史上的地位了。但我没有过多赞美之辞，反倒提了不少希望引起讨论的问题，就我对金鹏的了解，我想他是不会怪罪的。

是为序。

李伯谦

2010年9月3日于北京

序 三

几个月前，杜金鹏先生把他的《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书稿给我，嘱我写个序。我想金鹏先生可能觉得我长期从事古代都城考古发掘与研究，所以给了我这样一个任务。

看到几十万字的《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专著，我心里十分高兴。高兴的是，这是多年来我看到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的一座重要都城布局形制的考古学研究专著，而这座古代都城就是殷墟。

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因此古代都城成为古代国家的历史缩影。古代都城的宫庙建筑区（或称“宫城”），是古代都城的政治中枢，是古代都城建筑的核心建筑。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城，就是当时商王朝历史的缩影，殷墟的宫庙建筑区则是当时都城的政治中枢、“核心”建筑。殷墟宫庙建筑区考古研究是殷墟考古研究的“龙头”，因此金鹏先生《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了！

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圣地，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首次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它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同时殷墟考古开启了对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从中国学术发展史角度来看，殷墟考古是中国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发端。

殷墟考古出现的直接历史背景是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及随后王国维对甲骨文的重大研究成果问世。因此，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进行的殷墟考古工作，发掘主持者那时还是为了寻找遗址区内遗留的甲骨，并未将其作为都城遗址考古去进行的。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针对上述情况，及时指出：“安阳之殷故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文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是近代考古学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感旧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1929年李济主持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贯彻了傅斯年先生的学术思想，在其后近十年的15次田野考古发掘中，把殷墟作为都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其间在小屯村一带发现夯土建筑基址53座，后来梁

思永先生又主持了 1934 ~ 1935 年侯家庄殷墟王陵的考古发掘。殷墟的考古发掘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殷墟考古中夯土的辨析、“平翻法”的使用，李济先生在《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序》指出：“殷墟的发掘，就现代的科学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工作。”其次，殷墟考古发掘，将一般民众的半地穴居室与地面之上的统治者使用的宫庙建筑基址区别出来，这成为古代都城考古的基础。最后，殷墟考古将王陵纳入都城考古，将宫庙与王陵作为都城考古的重要组成内容。20 世纪 30 年代，殷墟考古发现的都城、宫庙建筑群、王陵区、青铜器和甲骨文等，3000 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明被世界所确认，中国的“信史”由此而大大推进。

但是，20 世纪 30 年代的殷墟考古工作，毕竟是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起步阶段、探索时期，尤其是关于殷墟宫庙建筑群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更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学术课题。在那样的田野考古起步阶段、古代都城遗址考古探索时期、中国考古学学术积累几乎一无所有的背景之下、学术信息异常闭塞情况之中，石璋如先生穷毕生之力、单枪匹马对殷墟宫庙建筑群遗址考古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整理、研究，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其中甲组建筑基址有 15 座、乙组建筑基址有 21 座、丙组建筑基址有 17 座，并提出了它们各自的相应功能，奠定了殷墟宫庙建筑群遗址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其学术事功盖莫大焉！

石璋如先生在科学研究的崎岖道路上永不驻足，不断反省、不断求索。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世纪之初，我曾多次应邀去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几次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拜会石璋如先生，我们的谈话内容主要就是殷墟考古问题。他曾经不只一次地对我说：“当年小屯的殷墟宫庙建筑群遗址田野考古发现的一些遗迹现象，由于当时经验不足，现在看来并未搞清楚，致使我在殷墟建筑基址研究上，经常自我反省，很难找到满意的学术研究成果，这给以后乃至当今的研究带来严重影响。”他一再嘱咐我，“以后考古研究所再发掘殷墟宫庙建筑遗址时，以前没有做到的、没有做全的，能够补充多少就补充多少。这是我心中一直放不下的事。”我想石璋如先生与我谈的都是心里话，我被石璋如先生这种坦诚的求实态度、严谨的科学精神所深深感动！现在石璋如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我眼前，他意味深长的嘱托一直使我念念不忘！

可喜的是，我看到石璋如先生生前的夙愿正在被实现，金鹏先生的《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金鹏先生能够撰写出《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与他的学术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 1982 年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立即被安排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那里连续进行了十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继之又

于1996年出任河南偃师商城考古队队长，世纪之交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新世纪之初又参与了殷墟遗址的一些重要考古发掘项目的组织及殷墟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安阳殷墟遗址保护与展示方案》制订。

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遗址尤其是古代都城遗址考古研究，其复杂程度、涉及广度、操作难度要远远超过古代墓葬考古研究。古代都城遗址田野考古“经验”、“经历”，是古代都城遗址考古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金鹏先生恰恰是在先秦时代最为重要的古代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积累了丰富的都城遗址田野考古经验，有着直接的都城遗址田野考古“感受”，对于各种各样都城遗址的遗迹现象能够“读懂”、可以“看清”，回过头来再去认识当年的殷墟小屯宫殿区的考古发掘资料，不但能够“知其言”，也能够“知其所以言”，更能“知其所未言”。金鹏先生在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中，能够多处发前人所未发的学术新见解，离不开他在都城遗址的田野考古经历。

“时空”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载体，考古学研究的“时空”科学认知，必须把“小时空”置于“大时空”中去考察、研究。金鹏先生的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正是将其置于先秦时代都城“广度”的总体中进行研究。他近年来发表的《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再认识》、《偃师二里头遗址四号宫殿基址研究》、《偃师二里头遗址都邑制度研究》《偃师二里头夏都规划探论》、《偃师商城第八号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试论商代早期王宫池苑考古发现》、《盘龙城商代宫殿基址讨论》、《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和《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等论文，为其从先秦时代都城发展史“长时段”中理解、认识、揭示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学术支撑。为了配合他对20世纪30年代的殷墟宫庙建筑遗址群考古发现进行了系统研究，结合对殷墟遗址考古调查和考古勘探的新发现，提出了关于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布局形制的新认识、新观点。

在金鹏先生的《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付梓之际，我真的感觉到，殷墟乃至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事业，犹如千古奔流的滚滚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

刘庆柱

2009年12月

目 录

序一	吴良镛 (i)
序二	李伯谦 (iii)
序三	刘庆柱 (ix)
绪论	(1)
第一章 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的发掘与研究	(4)
第一节 20 世纪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	(4)
第二节 20 世纪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综述	(17)
第三节 21 世纪殷墟宫殿区考古工作新收获	(32)
第二章 甲组基址研究	(48)
第一节 建筑布局	(48)
第二节 建筑形制和结构	(48)
第三节 建筑年代	(77)
第四节 建筑性质	(84)
第五节 结语	(94)
第三章 乙一组基址研究	(99)
第一节 建筑形制	(99)
第二节 相关遗迹地层关系	(102)
第三节 建筑年代	(105)
第四节 建筑性质	(107)
第五节 商王营都与“奠居正位”	(113)
第四章 乙五组基址研究	(118)
第一节 建筑形制和结构	(118)
第二节 建筑年代	(127)
第三节 建筑布局和性质	(136)
第四节 相关问题	(150)
第五章 乙七基址研究	(157)
第一节 遗迹现象	(157)

第二节 建筑形制	(166)
第三节 建筑年代	(168)
第四节 建筑组合	(175)
第五节 建筑性质	(176)
第六节 祭祀遗迹讨论	(180)
第七节 结语	(184)
第六章 乙八组基址研究	(189)
第一节 建筑遗迹	(189)
第二节 建筑形制与结构	(196)
第三节 建筑组合与布局	(200)
第四节 建筑年代	(201)
第五节 建筑性质	(204)
第六节 石璋如先生乙八基址复原研究评述	(210)
第七节 结语	(211)
第七章 乙十一组基址研究	(214)
第一节 研究方法	(214)
第二节 建筑遗迹	(215)
第三节 建筑形制与结构	(235)
第四节 建筑布局组合	(249)
第五节 建筑年代	(250)
第六节 建筑性质	(262)
第七节 相关问题讨论	(263)
第八章 乙二十组基址研究	(277)
第一节 建筑遗迹	(277)
第二节 建筑形制与结构	(285)
第三节 建筑组合与布局	(290)
第四节 建筑年代	(291)
第五节 建筑性质	(295)
第九章 丙组基址研究	(298)
第一节 基址规模和布局	(298)
第二节 建筑形制和结构	(300)
第三节 建筑年代	(330)
第四节 建筑性质	(336)

第五节 相关问题	(367)
第六节 结语	(373)
第十章 丁组基址研究	(378)
第一节 绪言	(378)
第二节 发掘概况	(378)
第三节 平面布局	(379)
第四节 建筑结构	(381)
第五节 建筑年代	(389)
第六节 建筑性质	(392)
第七节 相关问题	(396)
第八节 结语	(401)
第十一章 殷墟宫殿区建筑布局与演进	(405)
第一节 建造时间与使用期限	(405)
第二节 建设进程与建筑格局	(405)
第十二章 殷墟礼仪建筑制度研究	(409)
第一节 方位制度	(409)
第二节 布局制度	(421)
第三节 建筑制度	(424)
第四节 风水制度	(426)
第五节 东厨制度	(429)
第六节 仓廩制度	(429)
第七节 殷墟宫殿制度源流	(430)
第十三章 相关历史问题讨论	(432)
第一节 武丁建都洹南殷墟	(432)
第二节 武丁举傅说的历史背景	(435)
后记	(438)
Abstract	(440)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我关注殷墟宫殿建筑基址考古资料，始于1996年我开始主持偃师商城遗址考古工作。这一年，我从偃师二里头遗址调到偃师商城遗址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宫殿区的发掘。当时对商代宫殿的认识比较有限，急切希望掌握一些有关商代宫殿建筑的材料，以便在对偃师商城宫殿基址的发掘中，有所借鉴。

但是，当时我正担负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两项重要科研任务，田野工作量十分繁重，大规模发掘、队伍管理、课题任务、领导视察、媒体采访、学者参观、遗址保护、联络县官、安抚村民……，每日奔忙，穷于应付，难得空闲，读书的时间太少太少，唯有夜深人静，方能安心看书、写点东西。因而对于殷墟宫殿建筑的钻研，只是大略而已。

1999年，我因腰疾卧床在家，终于有了读书的机会。我便把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总平面图张挂在床头，历时一年之久，每日翻阅《殷墟建筑遗存》，琢磨那张建筑基址平面图，又研读有关学者的研究论著，渐渐领会了殷墟宫殿建筑的布局和形制等制度方面的实质，对各种建筑的特点和性质也有了自己的认识，并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

2002年，我辞去了偃师商城考古队队长一职，淡出了田野一线，摆脱了那些琐碎而繁杂的事务，转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偃师商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偃师商城（第一卷）》等，新的科研项目依然需要对殷墟宫殿建筑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反过来帮助对偃师商城宫殿建筑的研讨。

故此，我系统翻阅有关殷墟宫殿建筑研究的论著，尤其是抗战前殷墟宫殿区发掘者、宫殿基址发掘报告编撰者石璋如先生的系列文章。每次到安阳我必去殷墟宫殿区，反复踏勘遗址、现场思索。2001年，我负责《安阳殷墟遗址保护与展示方案》的制订，对于殷墟宫殿建筑的资料——包括刚刚发表发掘简报的丁组（所谓“凹字形建筑”），又重温一次。至2004年殷墟“申遗”前，我对于殷墟宫殿建筑的思考，一个体系性的认识基本上已成雏形。殷墟“申遗”期间，我贡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促成了对殷墟宫殿区的新的考古勘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好结果。在参与殷墟“申遗”的过程中，

我深感中国考古学界对于殷墟宫殿区的认知，其实十分有限，甚至存在若干错误，以至于在遗址的展示方面，因缺乏学术深度和理念支柱而显得凌乱和肤浅。这，促使我决心写些关于殷墟宫殿建筑研究的文章甚至是一部专著，推进殷墟宫殿考古并进而促进殷墟都邑考古，带动殷墟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利用。

二、研究历程

我的第一篇殷墟宫殿建筑研究论文是《殷墟宫殿区建筑布局和性质简论》，发表于2005年3月。这是为了推动殷墟“申遗”而赶写的短文，希望在申遗过程更加充分地彰显殷墟遗址的价值。但因文中学术理念和对殷墟宫殿区的分析理解与当时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有些差异，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鉴于公开发表会对殷墟申遗造成的影响是正面抑或负面，不能把握，建议延迟发表。第二篇文章《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的发掘与研究综述》发表于2006年，这是我为对殷墟宫殿建筑进行系统研究而做的准备工作。从2006年3月起，我开始了对殷墟宫殿区乙组基址的系列研究。在2006年完成了对殷墟乙一、乙二、乙三、乙四、乙五基址的研究文章，次年发表。2007年完成对乙六、乙七、乙八、乙九、乙十基址的研究文章。至2008年3月，先后完成对乙十一、乙十二、乙十三、乙十四、乙十五、乙十六、乙十七、乙十八、乙十九、乙二十、乙二十一基址的研究论文。2008年3月至5月，完成对甲组基址的研究论文。2008年5月至7月，完成对丙组基址的研究文章。2008年8月“奥运”期间，写出了对丁组基址的研究论文——其实早在2002年就计划写这篇文章了。新写的十来篇文章，基本都压在手中没有投稿。因为从乙组基址研究全部完成之后，我终于下决心写部殷墟宫殿建筑研究的专著了，并拟出了详细的提纲。

但，从2005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推动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科研实体“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2008年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可随之而来的是创业初期千头万绪的事务，以及为了快出成绩而申报的若干课题所带来的压力。于是，殷墟宫殿建筑的研究，只能是业余爱好了。即便如此，这个事情还是日日搁在心上，一有时间便要写上几笔。日积月累，也就凑成了这本小书。

商代宫殿建筑不是无源之水。为了更好地认识商代宫殿建筑，我决意溯源探流。为此，从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夯土建筑，到偃师二里头宫城内建筑基址，再到黄陂盘龙城的早商宫殿、安阳洹北商城中商宫殿，直至周原遗址的西周宫殿建筑，做了系列研究，写下多篇文章，大体上把夏、商、西周宫殿建筑梳理一过，从而对于商代宫殿建筑的基本特点、源流关系等，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由于是断断续续工作，又是把整个宫殿区建筑基址分拆成若干个单元分别研究的，